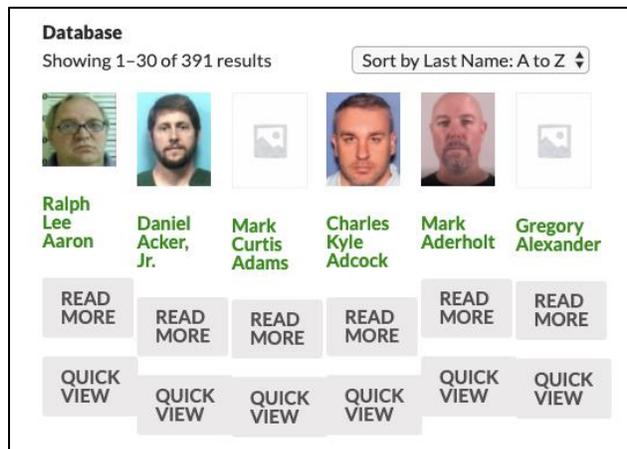


---

## 教會隱瞞真相的後果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



隱瞞真相去粉飾太平，並不是威權政府的專利。

去年 2 月 10 日，美國德薩斯州《休斯頓紀事報》和《聖安東尼快報》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該報告發現，自 1998 年以來，大約三百八十名美南浸信會神職人員和非全職領袖有性侵行為，受害者多達七百人。但更加令人震驚的是，好像天主教會處理有性侵記錄的神父一樣，美南浸信

會將那些人調職到其他教會，而不是解除職務，或者將事件公開。

過去十多年來，遭受性侵的受害人和支持者一直要求美南浸信會建立神職人員性侵記錄的數據庫，但美南浸信會充耳不聞。最近有兩位平信徒自己在互聯網上建立了這種數據庫，這數據庫列出了三百三十七個已經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二十八個受到隱瞞的案例、四十個有可疑但證據充足的案例，每個案例都詳細地出了有性侵紀錄者的資料。有人可能會說，這種公告天下的做法會令到那些牧師或者傳道人沒有翻身的機會，這樣有違基督教強調愛心和寬恕的原則。他們建立這數據庫之目的不是要趕盡殺絕，而是讓會眾可以清楚知道新上任的牧師或傳道人是不是色狼，從而防止有更多人受害。相對之下，基督徒群體在這方面的預防措施十分緩慢，而且是慢了二十五年。

1994 年，在新澤西州一位名叫梅根的七歲女童被住在附近的一個青年姦殺，這嚴重罪行令整個社區十分憤怒，因為居民並不知道那個在一年前搬入社區的青年原來早有前科。有鑑於此，1995 年聯邦政府通過了一項以梅根命名的法律（Megan's Law），規定所有曾經犯過性侵的犯人在獲釋後需要將記錄存入檔案，無論他遷徙到什麼地方。在互聯網還未普及的時代，警方會逐家逐戶通知市民，現在互聯網十分發達，任何人都可以在幾分鐘內翻查網上數據庫，知道在社區裏面誰是危險人物。起初這是聯邦法律，現在所有州份都有同樣的地方法律。浸信會的數據庫來遲了二十五年，而且這數據庫只是限於美南浸信會的神職人員，但有證據顯示這問題遍佈於各大宗派。

根據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研究人員的一項調查，超過 3% 參加教會的婦女說她們曾被神職人員性侵犯，8% 的人說知道他們參加的教會發生過神職人員性侵，受訪者的教派包括天主教、浸信會、衛理公會、路德會、安息日會、末世聖徒教會、使徒教會、基督教科學會、聖公會、貴格會、門諾派、福音派、非宗派基督教會、改革猶太教……。這種數據庫是否需要延伸到所有教派呢？教會有沒有需要建立自己的梅根法律呢？

請讀者原諒筆者過去的無知，當 2002 年天主教會爆發性醜聞的時候，我認為問題的根源是因為羅馬天主教傳統禁止神父結婚，在自然生理需要受到壓抑之下，一些神父便會做出性變態行為。可是，基督新教神職人員可以結婚，而且許多性侵的教會領袖已經有太太，那麼，是什麼原因令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變成了一對難兄難弟呢？或者，我可以從以下的個案一窺端倪。

伊萊恩·佩吉斯（Elaine Pagels）是一位著名的聖經和教會歷史學者，1960 年代她在哈佛大學修讀研究院，她的論文指導教授是赫爾穆特·科斯特（Helmut Koester），科斯特是一位傑出的聖經學者，他的巨著《新約導論》非常有影響力，他還是路德會按立的牧師，當時他已婚，並有孩子。有一次科斯特對佩吉斯說他和太太將參加一個演奏會，他要求佩吉斯為他們照顧孩子，佩吉斯沒有汽車，科斯特教授專程開車將佩吉斯送到自己家中，他們夫婦二人回家時已經是半夜，科斯特說因為已經太晚，所以不能將佩吉斯送回家，他安排佩吉斯在地庫過夜，在她睡得朦朧鬆鬆的時候，她發現教授撫摸她的胸部，雖然在掙扎之下她沒有受到再進一步的侵犯，但她不敢叫喊，亦沒有報警或馬上離開。



後來佩吉斯準備結婚，但她的教授勃然大怒，並且揚言要取消她的獎學金，在院長的干預下她保住了獎學金，她向院長說出自己受到性侵的經歷，才知道其實有好幾個女生已經針對科斯特作出相同的投訴。但是科斯特不但沒有承受任何後果，而且步步高陞，1991 年他擔任聖經文學學主席，2000 年他成為講座教授。

批評「我也是受害者運動」（Me too movement）的人說：「為什麼那些宣稱受到性侵的女性當時保持緘默，在事隔多年之後才站出來發聲呢？」原因十分簡單：因為施害者和受害者的權力並不對等。佩吉斯指出，在那個年代女性進入研究院是十分困難的，大學當局表現出這是格外開恩。當出現了各有各說的情況時，人們會相信一個寂寂無名的女性研究生，還是相信一位名滿天下的學者和牧師呢？

為什麼一名看似道貌岸然的聖經教授，竟然是一個雙面人呢？原因也是很簡單：因為他可以這樣做而沒有後果，整個制度和組織文化都保護他。即使在多個女生的指控下，科斯特教授依然毫髮無損，也許哈佛大學不想因著這些事件而影響校譽，故此選擇隱瞞。一項調查研究發現，有半數受訪的男性大學生表示自己會強姦女性，若果不會被抓到的話。

為什麼已經有家室、有性生活的男性仍然會變成色狼呢？美國女權主義作家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認為性侵不只是關於性的快感，而是與展示權力有關，男性通過性暴力使女性處於恐懼狀態，以此來維持男性的霸權地位。說穿了，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敗，教授、牧師擁有崇高的地位，學生和信徒幾乎會無條件地尊重、信任他們。而且，科斯特手中拿著學生能否得到獎學金和能否畢業的生殺大權。這樣去操控他人，會令人產生自我膨脹的快感。



在 2002 年天主教會的性醜聞被《波士頓環球報》揭露之後，美國廣播公司《晚間在線》（Night Line）訪問了一位受害者，那位受害者坦然承認：自己的信仰並不只是受到動搖，而是「已經片片粉碎」。在 2015 年有一齣重演這段歷史的電影，片名是《聚光燈》

（Spotlight），電影裏面兩名記者反思自己所見所聞時，都不約而同地表示：「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再相信什麼。」為了保護教會而隱瞞真相，到頭來只會適得其反，更加多人會受到傷害。

我想強調，我並不是站在道德高地去寫這篇文章。身為一個凡夫俗子，我當然也會受到性的試探；身為教授，我當然擁有對學生不對等的權力。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時常反思和互相監察，我們需要透明化，而不是隱瞞。

2020 年 5 月 10 日

美南浸信會有性侵記錄神職人員的數據庫：

<https://baptistaccountability.org/>

**更多資訊**